

去往唐招提寺的路

孙小宁

“去往唐招提寺的路”，这原是东山魁夷的名篇，标题即是一种召唤，召唤着每一个对鉴真大师心怀敬意、又对这段中日佛教交流史感兴趣的人，来寻找并踏上这条路。它同时也是一条精神的感应之路，走得越多，越能感应到，更多人，其实也都走在这去往唐招提寺的路上。

于我来说，第一次抵达，眼里装满的，全是唐招提寺的景致：建筑、草木、佛像、小路。可以说，用一座庙宇，表达对一个人的思慕与敬仰，再没有比这里，构建得更深情、动人。我曾去过高野山，空海大师创建的道场。规模比唐招提寺大。也因为大，学校、邮局、派出所、餐馆，无所不包，反而在我眼里，变成一个无别的世界。人固然可以在其中参生悟死，但也可以尽享美食——比如高野山的果麻豆腐，就是我念念不忘的好物。我能感受到空海大师气息弥漫的，主要还是那座御庙。僧人们每天都给他供早餐与中餐，过午不食，也不忘奉茶，这个仪式名为“生身供”。

但是，唐招提寺的敬法是另一种。一般访客很少能见到僧人，以及可见的纪念仪式，但对鉴真上人的思念，就系于这平常的每一件瓦草木。绵绵密密，连空气中都有。第一眼看到的金堂不说，那些圆柱、顶上鸱尾，自是按他心中所想构建，甚至地址的选定，固然由当时的皇家亲赐，但也是经由他“亲尝地味”，气和才在此创建。一座传播律法的寺院，历千百年后，终成为人们对鉴真和尚尚敬仰之情的表达。那些散落各处的句碑，真是写尽后世文人墨客无言的礼赞。而御庙供奉前的琼花、八角石灯笼中不灭的烛火，也都替来者表达着如佛圣芭蕉那般前来拜谒的心情——采摘一片叶，措拭尊师泪。这是唐招提寺句碑中，我最喜欢的一句。俳句都是五七五句式，但这里，好像汉诗似的工整译法，才能呈现这一种庄严肃敬的情感……句为1688年，松尾芭蕉偕门人旅行，途经奈良，拜谒唐招提寺时所留。之后接力一般，会津八一、东山魁夷，纷纷在这里留下心迹。

通往唐招提寺之路，就是这样一条交汇的路。古人与今人的心迹在其中交汇回旋，而我只是无数默默跟进的普通人中的一个。

前后造访两次，今年去又碰上阴天，云层压得很低，天空零星飘雨。雨中的唐招提寺，通往金堂的参道依然宽阔整洁，两边的白沙即使在黯淡的天色下，仍显出细腻的洁白。金堂则一如往昔，尽力在将人的视线向两边伸展拉平，低平中又透着安稳的静气。这一次，我刻意不再走一般游客的路线——从金堂转讲堂，再经御影堂、开山堂到御庙。我任自己的足迹，在游客平常不至的边缘游走，最先到的是戒坛这边。隔着门棚瞻仰戒塔，之后便在周边的林间走走停停。看深林中的秋叶，在风中翻飞掉落。收拾这些树叶，竟成为穿工服的清洁工一刻也不停的工作。远古的寂寥在此时生起，寂寞之眼便看到了道边一扇紧闭的门扉。我于是问那清洁工：这里可见有人出入？他显然懂些英语，答：从来没有。我便对着枝叶掩映的门扉拍照留念。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即使是被无数人解说得巨细靡遗的名寺，大概还是有一些不知道的人与事，掩在类似这样紧闭的门扉中。而就像御影堂一直在大修，两次欲睹东山魁夷障壁画而不得一样，有些事不能强求。

当然，部分遗憾，可以靠书籍来补偿。比如，借助井上靖那部《天平之甍》。但这一次，我随身带的《鉴真年谱》。年谱的好处是，你可以在传主活动的同一年，看到平行发展的许多事件，中日历史（尤其是佛教史）的线索都隐于其间。而它也真如草蛇灰线般，暗暗铺就了我这次奈良之行的轨迹。真是任谁也想不到，我这到哪里都晕头转向的著名路痴，原本只为看正仓院展而来，最后竟然做了一场奈良深秋的、一个人的古寺巡礼。事情到底是怎样变化的呢？起程之前，我还在为呼朋引伴而不得深深抓狂；一旦独自上路，又突然发现，独行原可以这样自由任性。比如刚一踏进春日大社旁的新福寺，我便让这次的旅行路线，彻底转成寻寺而行。

这是因为，在所读的《鉴真年谱》中，我正好发现，邀请鉴真东渡的两位遣唐僧荣睿、普照，就是从这里选拔——当然，也有史料说普照是大安寺僧，但寺都建在奈良，所以也是从这里渡海到的唐土。如蜜蜂吸花，他们尽力在汲取大唐佛学之精华，但心心念念的，仍是要将优秀的传戒师请到日本。长安不得，再到扬州，鉴真的日本行，始终有他们的身影。荣睿病死于途中，等于客死异乡。但对于渡海僧来说，这是可以预见到的牺牲。只是，同样在途中付出生命的，还有

鉴真的弟子、中国僧人祥彦。这一个人物从纸页间跳脱出来，正是由于这本年谱。

在扬州，鉴真听完荣睿、普照一番诚挚邀约，曾问出一句：有谁要去吗？座下唯一做出反应的人，就是祥彦。“到日要渡森漫沧海，听说百无一至，‘人生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补，道‘果’未到。”看来是为众弟子的不应做个解释。但是法师决意要去，祥彦便第一个站起来：“和上若去，彦亦去。”到临终际，他问同门思托：“大和上睡觉否？”答曰：“睡未起。”彦云：“今欲死别。”遂一声念佛，端坐，寂然无言……

类似的描述，井上靖小说中也有。但为什么心生感动，是在读《鉴真年谱》？我突然意识到，井上靖到底是日本作家，他倾力刻画日本僧人而有个性之太多，从普照、荣睿，到只顾抄经的业行，乃至入唐之后便修行游僧的戒融，都活脱脱跃然纸上，而遣唐僧在中国，本就是一道陌生的历史风景，会牵引住人格外的注意力。年谱不同，里面人物事件，皆沿时间线往前推进，每一个都简略，但也不致被忽略。如此，便看见了随鉴真东渡的一众弟子。看见了祥彦，自然也看到了思托。这曾与祥彦做过如此生死对话的弟子，后来成为铸起唐招提寺佛像的栋梁之才。我于是不免想，真该有一个中国的井上靖，能将祥彦与思托做成荣睿、普照这样一对人物形象。再写写思托们渡海到日的日常生活。在唐招提寺铸佛，思托是否也有一刻：“略微仰着脸坐在稍暗的堂中”，刹那那脸际中会浮起在吉州客死的祥彦的面容？

那些随着鉴真大师赴汤蹈火的中国弟子，到底是怎样的心迹呢？有一点井上靖也会体会到了，那便是他们都



三访唐招提寺

石磊

怒涛再至，似入深谷。人皆荒醉，但唱观音。”“下桂江七日到梧州，次至端州龙兴寺。荣睿师奄然亡化，大和上哀恸悲极，迭丧而去。”（摘自《天平之甍》井上靖自跋 谢声译）之后，鉴真在东大寺为圣武天皇等数百人行授戒仪式，天皇又赐地开设修行场，赐名唐招提寺，成为他讲学授戒的地方，至今仍日本律宗总寺。

2012年，金堂平成大修结束后第三年。

南大门望去，就是历经1200多年时间之线的世界文化遗产金堂，内存的佛像也都是八世纪的作品。正面七间，侧面四间，坐落在一米高的石台上，一路白沙砾的尽头。直面的八根立柱撑起了神殿一般的金堂，庄严凝重。那一日的夕阳景色多年挥之不去——我走到讲堂廊下，正看到金堂屋顶的鸱尾瓦如飞鸟衔日，正看到

始，整整历经十二年。我在大修期间第二次去了唐招提寺，在同为八世纪建筑物的讲堂里看到放着大修的模型和各种砖瓦材料。日本TBS纪录片《金堂平成大修的4000天》详尽记载近十二年的艰辛、卓越的修缮全过程。之前，金堂有过江户与明治时代的两次大修。这一次汇集了顶级建筑史家和顶级工匠，在从怎样保留传统建筑和到底保留哪一个时代面貌的金堂疑问中开始了修缮。

最后，修缮委员会做出了将金堂完全落架解体再重新组装的大胆方案，也做出了保留明治时期修缮过的金堂模样的决定。看这部纪录片时有无法言说的敬意——十二年，标注每一片瓦片、每一段木料的三十箱文字资料，十万字笔记、四万多张照片；卸下的四万多片瓦和两万多块木料；在奈良高野山上找寻与千年前匹配至少有八道年轮桧木的艰难；国宝千手观音像被一拆下，拍照定位，确定好精确位置，然后重装复原的耐心；费心保持历代维修者的印记和一系列重大发现，计算机输入数据后无穷尽的建模……修缮人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可以让金堂再吃立1000年。

为了未来的留存，换过百分之七十的瓦，36根廊柱也以新旧混接的方式做

这样认为：“和尚的内心我们无法猜测，但我们唯和尚之心是赖，和尚若去日本，我们跟随，若留在国土，我们自也留在国土侍在侧。”

这说来已是彻底的无我。但因为是自己给自己的决定，所以就至死不移。

这是纯然地为一个人而牺牲吗？怕也未见得。数年随侍于鉴真上人身侧，他们对佛法的体悟，律法的精进，乃至对世间事物的洞察，怕是比较谁都眼明心澈。而一路的跨省过县，眼中所入的山河，恐也是一般僧侣所未能见识的壮阔。心志的锻炼不说，精进的还有造船、航海、建筑知识与美术才能。或者还包括，医学。鉴真本人的临床经验，便是年轻时赴长安学习，参与当时的疫情救助中习得，鉴上人的药方，曾为当时的皇太后开出，并让对方深怀感恩。弟子们就知道，佛法的传播，原不只是单靠佛法而已。做好了人事，自然也成就了佛事。

按鉴真一行的足迹，当时已远至海南岛、岭南一带，行路也讲法传戒，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鉴真能不能渡海成功，这十年都没有空过，佛法的种子，已经被他最大范围地播扬。

而在他辗转的数年，母国与要去之异国，佛教的命运，正发生着微妙的翻转。一边是，玄宗以下向着道教一路偏斜；另一边是，圣德太子大化革新，佛教受到空前推崇。鉴真不懈地向东向东，或许在他在心中，唐招提寺已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佛教在另一处开花结果的起点。这花这果，年谱中仍有见证；后来获邀到各寺讲经的，就有其弟子思托、忍基、善俊、惠新等。“从此以来，日本律仪，渐渐新整，师徒相传，遍于寰宇。如佛所言，我诸弟子展转行之，即为如来常在不灭；亦如一灯燃百千灯，暝者皆明明不灭。”

通向唐招提寺的路，是一条通向更远的远方的路。

或许真就是受了这细微的启示，我在后来的古寺游历中，开始寻找鉴真与后面僧人的联系。这在曾拥有南都六宗的奈良，其实并不难找。比如东大寺，鉴真东渡后第一个驻足地，后来从唐归来的空海，就曾在里面做过别当。而年轻的空海在赴唐之前，也曾以奈良一带作为他主要的活动场。据传鉴真的弟子思托，就曾为其受菩萨戒。而在他成为真言宗一代弘法大师后，正仓院的书籍中，仍保留着他与鉴真弟子如宝的往来书札。

空海，也是入唐求法后成为的东密传人。长安青龙寺的高僧惠果见他第一眼就说：“我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我已经等你很久。现在，你真来了。我的道可以传到东边去了。”当时人看这些遣唐僧，曾有一句形容：“现在，日本的沙门来求圣教，就像把一个瓶子里的水倒入另外一个瓶子一样，一点不剩地学去了。”但学去了又怎样呢？有慧眼的大师传法，就是这样量器度才。

所谓“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从鉴真东渡到惠果传法，这种信念链条，一直是在历史的时空中传递。所以，我不得不再把此行最后的造访地，定在了去得最多的东大寺。没有再去大佛殿，也没有看林间的鹿，我要造访的，是大佛殿西侧的戒坛院。比起那些热闹地，这又是一座相对安静的小院，院门直入，参道两边，又是爬梳得格外仔细的沙。到大殿阶前，脱鞋，入殿，瞻仰大佛，也拜四周的四天王。见那小小的解说册上这样说：“以四天王相作为守护神，是从飞鸟时代开始的信仰，在奈良时代迎来最盛期。”

简短的字句，让我莫名地又想起祥彦。

井上靖小说里有一句：“一国的宗教、学问，不论在什么时代都是这样孕育的，靠许多人的牺牲而来。”而这许多人中，也是有祥彦这样无名而无我的人啊。仿佛一生的使命就是，做通往唐招提寺路上的守护神。

芭蕉那句立在唐招提寺的深情诗句，如今体味，倒是贴着祥彦的心写出来的。这颗心，应该早随着鉴真上人，抵达了这里。

笔会

唐招提寺建于公元8世纪中叶，是日本遗存的奈良时代建筑群。其中金堂是仅存的唐代风格寺院之一（另一座是梁思成先生当年发现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石磊 摄

其中老僧人业行，牺牲了正常人的生活，穷其一生在大唐抄写经卷，以性命保护经卷，最后却在回日本的海上与经卷一起遇难。

“我抄写的经卷一踏上日本之地，会自己走起来，丢弃我走向各处，许多僧人读它们，抄它们，学它们，佛陀的心，佛陀的教训会正确地传布各地，会造佛殿，所有的行事越盛，各寺庙改变装饰的样式，连供物的方法都会不一样。”

如同年少时轻快指点江山的真挚发愿，到后来又如何知道有几人能够经受得住命运的安排。

我坐在廊下，看屋顶和鸱尾。平成大修中，这一对鸱尾被拆了下来。其中一个是一千二百多年前原物，一个是八百多年前重新烧制，现在被保存在新宝藏楼里，留给后人。眼前这对鸱尾是当代顶级工匠多次失败后终于烧成的。

我也看到了金堂屋顶下为避免鸟儿们做窝而架着的巨大的隔离保护网。为了更好地保存木造建筑，金堂屋顶和内里因为各种必须的原因，已经在历次精心大修中被抬高和改动过，加入的日式木结构和西式加固技术，都是历史和文明的叠加，成为今天金堂动人的一部分。

十二年的打磨，全部参与者的心力，终于配得历经十二年才成功渡海的鉴真大师和留学僧的发愿。眼前的风骨吧。早在日本镰仓时代，当时几乎所有建筑都被大修过，只有唐招提寺除外。建筑史大家、金堂主修人铃木嘉吉曾说，太不可思议了，这是因为大唐的风骨吧。

有一天我一定还会再来这座被发愿与匠人善待的寺，想起负责大梁修缮的顶级木匠奥田一郎在纪录片镜头前自信地笑说：“唐招提寺还可再屹立1000年。”

江山合璧

傅益瑶

丹桂飘香，“傅家山水紫砂对壶”在上海问世了。

江山合璧，这对绝美沉稳的对壶，凝聚了我们傅家书画家族与紫砂艺术的一段情缘，忆取了一段女儿聆听慈父教诲的时光。

“傅家山水紫砂对壶”共有大小两个。大壶“江山如此多娇壶”，所刻是爸爸傅抱石的名作《江山如此多娇》独立创作小稿，神韵一脉，气息相同，传世至今已整整60年了，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这是爸爸的画作第一次与紫砂壶亲密融合。但我们傅氏家族与宜兴紫砂艺术的情谊，却渊源深远。爸爸是江西人，虽不喝功夫茶，却对紫砂艺术评价甚高。他曾对我说，紫砂壶虽是工艺品，但价值可以登天，这是因为紫砂壶将文化做到了极致。

爸爸曾与制壶大师顾景舟同在江苏，偶有见面。顾景舟对爸爸的艺术仰慕甚久。他曾赠送爸爸一套亲制的壶具，壶上刻有大大的“傅抱石先生留用”七个字。

爸爸总夸顾景舟的紫砂壶做工规矩，但不失文人的趣味，有一种幽默感。他对那套壶具珍爱有加，从未用此壶泡过茶，只是放在自家的博古架上自赏。可惜，这套壶具在“文革”抄家时化为一地碎片。

在爸爸眼里，顾景舟是技艺绝佳而涵养深厚的制壶大师，制壶的工匠与文人墨客合作是最相得不过的了。工匠有手艺人的品质，而文人有儒雅情趣，如能合作，便可成一段人间佳话。只可惜爸爸已去世，未能合作制壶成为一件憾事。

“傅家山水紫砂对壶”正是一部弥补缺憾、尊贵而雅致的佳作上品。大壶“江山如此多娇壶”，选用了顾景舟制壶经典器“石瓢壶”。

“石瓢壶”器形扁而长，如同一个摇篮，体现了一种包容感，让我感到了一份慈父温暖的爱。

小壶“绿水青山壶”，则是依我新绘《绿水青山图》而刻，选用的“柱润壶”则是由清著名书画篆刻家陈鸿寿所创“曼生十八式”之一“柱础壶”改良发展而来的。其“柱”象征爸爸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水墨的顶梁柱，而即便是如此坚毅的人物，遇上女儿我也是柔情满溢。

一把精绝的紫砂壶是器型与刻画的完美统一。爸爸的名作《江山如此多娇》与顾景舟的“石瓢壶”完美结合，两位大师的隔空对话，使得整把壶散发一种奇特的气韵，彰显了江山的壮美气势。

“柱润壶”在稳重之余多了几分润泽，高尚且素净，充满了一种自强不息，挺胸迈进的气势，这也正是爸爸经常勉励我们儿辈的。

为了“傅家山水紫砂对壶”问世，我亲自构思。但要在紫砂壶的方寸之间呈现爸爸画作，实非易事。

水墨入壶大多表现的是线条，所刻多为花草或山水的轮廓，若表现气韵之作，壶刻与原图相比，总难表现灵动。

特别是写意的《江山如此多娇》，恰是少线条而多气韵，更有经典的“抱石皴”，这些都是一般的壶刻工艺难以体现。

在海派书画、雕刻名家的指点下，以走笔的方法走刀，顿挫壶刻更具绘画的气象。又由专业人士对小稿进行了解和提炼，抽离出代表傅家山水最精绝之处的笔墨线条。

“傅家山水紫砂对壶”由宜兴技艺最娴熟的工匠精制，所用俱为上佳紫砂泥：“江山如此多娇壶”选用的是清水泥，“绿水青山壶”选用的是上等紫泥，沉稳与艳色相得益彰。

宜兴工匠不仅制壶是好手，刻画也十分精到。在五十余把壶上反复试笔走刀，确保每一把壶都是精品。对壶一大一小，一古雅曼妙，一沉稳柔情，可谓别具一格。

“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历时近一年，终于将爸爸的名作《江山如此多娇》绝妙呈现于紫砂壶上。实现了艺术的分享。更值得庆幸的是在今年爸爸诞生115周年之时，圆了他“山水入壶”的梦想。

2019年11月18日写于上海